四庫全書

史部

繹史卷六十三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王臣亂亡

周公閲

左傳文公十四年春頃王崩周公閲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懲不敬也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而使尹氏與聃啓訟周公于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

召戴公　毛伯衛

左傳宣公十五年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公羊傳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穀梁傳王札子者當上之辭也殺召伯毛伯不言其何也兩下相殺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矯王命以殺之非忿怒相殺也故曰以王命殺也以王命殺則何志焉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之所以傾也十六年為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殽烝武季私

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

國語晉侯使隨會聘於周定王饗之殽烝原公相禮范子私於原公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今此何禮也王見其語也召原公而問之原公以告王召士季曰子弗聞乎郊禘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饗則有殽烝今女非它也而叔父使士季實來修舊德

以奬王室唯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女余一人敢設飫禘焉忠非親禮而干舊職以亂前好且唯夫戎翟則有體薦夫戎翟冒沒輕儳貪而不讓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其適來班貢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女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將龢協典禮以示民訓則無亦擇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百籩修其簠簋奉其犧象出其尊彝陳其鼎俎靜其巾羃敬其祓除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有折

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胡有孑然其效戎翟也夫王公諸侯之有飫也將以講事成章建大德昭大物也故立成禮烝而已飫以顯物宴以食好歲飫不倦時宴不淫月會旬修日完不忘服物昭庸采飾顯明文章比象周旋序順容貌有崇威儀有則五味實氣五色精心五聲昭德五義紀宜飲食可饗龢同可觀財用可嘉則順而建德古之善禮者將焉用全烝武子遂不敢對而退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於是乎修執秩以為晉法

○有典有則謨誥之遺

劉康公

左傳文公十七年秋周甘歜敗戎于邥垂乘其飲酒也

成公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秋王人来告敗公羊傳孰敗之蓋晉敗之或曰貿戎敗之然則曷為不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

穀梁傳不言戰莫之敢敵也為尊者諱敵不諱敗

敗為親者諱敗不諱敵尊尊親親之義也然則孰敗之晉也○以貿戎為晉恐未然

周公楚

左傳成公十一年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　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来告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公羊傳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自其私土而出也穀梁傳周有入無出其日出上下一見之也言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今上下皆失之矣

成肅公

左傳十三年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成肅公卒于瑕公羊

傳其言自京師何公鑿行也公鑿行奈何不敢過天子也　穀梁傳公如京師不月月非如也非如而曰如不叛京師也言受命不敢叛周也

王叔陳生

左傳襄公五年王使王叔陳生愬戎於晉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　十年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士匄聽

之王叔之宰曰篳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篳門閨竇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為卿士以

相王室

儋括

左傳三十年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為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慼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蔿逐成愆成愆奔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

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穀梁傳傳曰諸侯且不首惡况於天子乎君無忍親之義天子諸侯所親者唯長子母弟耳天王殺其弟佞夫甚之也

單獻公　單成公

左傳昭公七年單獻公棄親用羈冬十月辛酉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十一年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襘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於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襘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

有廢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十二月單成公卒

原伯絞　甘悼公

左傳十二年周原伯絞虐其輿臣使曹逃冬十月壬申朔原輿人逐絞而立公子跪尋絞奔郊　甘簡公無子立其弟過過將去成景之族成景之族賂劉獻公丙申殺甘悼公而立成公之孫鰌丁酉殺獻大子之傅庾皮之

子過殺瑕辛于市及宮嬖綽王孫沒劉州鳩陰忌老陽子

鞏簡公

左傳定公元年周鞏簡公棄其子弟而好用遠人　二年夏四月辛酉鞏氏之羣子弟賊簡公

昔者厲王流彘周名共政號曰共和或曰共伯名和攝行天子事也其時王室昏亂大臣猶能和睦以安定國家宣王中興則有若甫侯若樊仲若名武方叔

詩人美焉降而東遷天子愼選三公嘗兼冢宰猶遵
先王之舊制故會盟出使必繫之宰重其任也王臣
私交始於祭伯之来諸侯用王師始於單伯之伐宋
春秋謹而書之以記世道之變鄭虢為卿士廢置在
王樊皮之叛旋就執焉未有如匡定簡靈以後爭訟
繁興專殺相尋左史所記何若是紛紛也周公天子
之三公也名毛周室之世臣也自王孫蘇亂之一朝
而尸二卿經曰王札子傳曰蘇實使之春秋著兩下

相殺之文明乎殺二臣者在下不在上也嗣是以後單子甘舉皆相繼弗獲考死矣自伯與亂之大臣不安其位怒而不反春秋惡其自絶書曰出奔然而周公不繫之宰權號去矣即尹劉之會諸侯無異於晉六卿魯三桓也嗣是以後王叔原伯皆相繼而越在侯國矣景王初立殺其弟佞夫儋括之欲為亂也佞夫弗知王之翦之也亦甚亟矣至於暮年儲位不定用生子朝之亂日見兄弟之戕害大臣之分争也終

乎春秋之世亂靡有止周室尚可為哉然則周之衰也不在諸侯之不睦而在大臣之不和不在大臣之不和而在骨肉之相殘也春秋歷十有二王而崩而不赴者三大臣之顯者十餘族而或奔或亡者九自莊迄敬二百年而王子之亂者六總由王室之無政也春秋之作閔魯兼以閔周也有以夫

繹史卷六十三

繹史卷六十四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晉悼公復霸

國語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立無跛視無還聽無聳言無遠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意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義必及利言知必及事言勇必及制言教必及辯言孝必及神言惠必及龢言讓必及敵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襄公有疾名頃公而告之

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胙小而後國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知文之輿也勇文之帥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讓文之材也象天能敬帥意能忠思身能信愛人能仁利制能義事建能知帥義能勇施辯能教昭神能孝慈龢能惠推敵能讓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天六地五數之常也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爽文之象也文王質文故天祚之

以天下夫子被之矣其昭穆又近可以得國且夫立無
跛正也視無還端也聽無聳成也言無遠慎也夫正德
之道也端德之信也成德之終也慎德之守也守終純
固道正事信明令德矣慎成端正德之相也為晉休戚
不背本也被文相德非國何取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
筮之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一既往矣後
之不知其次必此且吾聞之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
其臀以墨曰使有晉國三而畀驩之孫故名之曰黑臀

於令再矣襄公曰驩此其孫也而令德孝恭非此其誰且其夢曰必驩之孫實有晉國其卦曰必三取君於周其德又可以君國三襲焉吾聞之大誓故曰朕夢協于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以三襲也晉仍無道而鮮胄其將失之矣必蚤善晉子其當之也頃公許諾及厲公之亂召周子而立之是為悼公

左傳成公十八年　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

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　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

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為大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為司空使修士蔿之法弁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為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為候奄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

言聽以復霸也

國語既殺厲公欒武子使知武子彘恭子如周逆悼公庚午大夫逆於清原公言於諸大夫曰孤始願不及此孤之及此天也抑人之有元君將稟命焉若稟而棄之是焚穀也其稟不材是穀不成也穀之不成孤之咎也成而焚之二三子之罪也孤欲長處其願出令將不敢不成二三子為令之不從故求元君而訪焉孤之不元廢也其誰怨元而以罪奉之二三子之制也若欲奉元

以濟大義將在今日若欲暴雲以離百姓反易民常亦在今日圖之進退願由今日大夫對曰君鎮撫羣臣而大庇蔭之無乃不堪君訓而陷於大戮以煩刑吏辱君之允令敢不承業乃盟而入辛巳朝於武宮定百事立百官育門子選賢良興舊族出滯賞畢故刑赦囚繫宥閒罪薦積德逮鰥寡振廢淹養老幼恤孤疾年過七十者公親見之稱曰王父王父不敢不承二月乙酉公即位使呂宣子佐下軍曰邲之役呂錡佐知莊子於上軍

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免子羽鄢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其子孫不可不崇也使彘恭子將新軍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至於今是用文子勤身以定諸侯至於今是賴夫二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彘季屏其宗使令狐文子佐之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卻退秦師於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於景鐘至於今不育其子不可不興也君知士貞子之帥志博聞而宣惠於

教也使為大傅知右行辛之能以數宣物定功也使為司空知欒糾之能御以龢於政也使為戎御知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使為戎右欒伯請公族大夫公曰荀家惇惠荀禬文敏黶也果敢無忌鎮靖使茲四人者為之夫膏粱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使文敏者道之使果敢者諗之使鎮靖者修之惇惠者教之則徧而不倦文敏者道之則婉而入果敢者諗之則過不隱鎮靖者修之則壹使茲四人者為公族大夫公知祁奚之果

而不淫也使為元尉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知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為元司馬知張老之知而不詐也使為元侯知鐸遏寇之恭敬而信彊也使為輿尉知籍偃之惇率舊職而共給也使為輿司馬知程鄭端而不淫且好諫而不隱也使為贊僕始合諸侯於虛朾以救宋使張老延君譽於四方且觀道逆者呂宣子卒公以趙文子為文也而能恤大事使佐新軍三年公始合諸侯四年諸侯會於雞丘於是乎布令結援修好申

盟而還令狐文子卒公乃以魏絳為不犯使佐新軍使張老為司馬使范獻子為候奄公譽達於戎五年諸戎来請服使魏莊子盟之於是乎始復伯史記智罃迎公子周来至絳刑雞與大夫盟而立之是為悼公悼公周者其大父捷晉襄公少子也不得立號為桓叔桓叔最愛桓叔生惠伯談談生悼公周周之立年十四矣悼公曰大父父皆不得立而避難於周客死焉寡人自以踈遠毋幾為君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惠立桓叔之後賴宗廟大夫之靈得奉晉祀豈敢不戰戰乎大夫其亦佐寡人於是逐不臣者七人修舊功施德惠收文公入時功臣後

左傳公如晉朝嗣君也公至自晉晉范宣子来聘且拜

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襄公元年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於鄫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丘　二年春鄭師侵宋楚令也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睔卒於

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為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穀梁傳其曰衛甯殖如是而稱于前事也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来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䓨將復于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頼之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

人乃成公羊傳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諱伐喪也曷為不繫乎鄭為中國諱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歸惡乎大夫也　穀梁傳若言中國焉內鄭也　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三年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於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于耏外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

鮒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國語祁奚辭於軍尉公問焉曰孰可對曰臣之子午可

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從令游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其壯也彊志而用命守業而不淫其冠也龢安而好敬柔惠小物而鎮定大事有直質而無流心非義不變非上不舉若臨大事其可以賢於臣也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公使祁午為軍尉沒平公軍無秕政呂氏春秋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為之祁黃羊對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讎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讎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居有閒平公又問祁黃羊曰國無尉其誰可而為之對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子也

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孔子聞之曰善哉祁黄羊之論也外舉不避讐内舉不避子祁黄羊可謂公矣○此前事之訛

左傳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已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吴子不至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公羊傳其言如會何後會也曷為殊及陳袁僑為其與袁僑盟也　穀梁傳如會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及以及與之也諸侯以為可與則與之不可與則釋之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

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大夫執國權曰袁僑與之也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

訓至于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為請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張老為中軍司馬士富為候奄國語

四年會諸侯於雞丘魏絳為中軍司馬公子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斬其僕公謂羊舌赤曰寡人屬諸侯魏絳戮寡人之弟為我勿失赤對曰臣聞絳之志有事不避難有辠不避刑其将来辭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而伏劒士魴張老交止之僕人授公公讀書曰臣誅於揚干不忘其死日君乏使使臣狃中軍之司馬臣聞師衆以

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不說請死之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兄弟之禮也子之誅軍旅之事也請無重寡人之過反役與之禮食令之佐新軍 說苑趙宣子言韓獻子於晉侯曰其為人不黨治衆不亂臨死不恐晉侯以為中軍尉河曲之役趙宣子之車干行韓獻子戮其僕人皆曰韓獻子必死矣其主朝昇之而暮戮其僕誰能待之役罷趙宣子觴大夫爵三行曰二三子可以賀我二三子曰不知所賀宣子曰我言韓厥於君言之而不當必受其刑今吾軍失次而戮之僕可謂不黨矣是吾言當也二三子再拜稽首曰不惟晉國適享之乃唐叔是賴之敢不再拜稽首乎○此前事之訛 國語悼公使張老為卿辭曰臣不如魏絳夫絳之知能治大官其仁可以利公室不忘其勇不疚於刑其學不廢其先人之職若在卿位外內必平且雞邱之會其官不犯而辭順不可不賞也公五命之固辭乃使為司馬使魏絳佐新軍 楚司馬

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　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四年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　楚人使頓閒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

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来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携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髠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

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内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殪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殪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殪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于虞人之箴曰芒芒禹

迹畫為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於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隣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

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國語五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龢諸戎公曰戎翟無親而好得不若伐之魏絳曰勞師於戎而失諸華雖有功猶得獸而失人也安用之且夫戎翟荐處貴貨而易土與之貨而獲其土其利一也邊鄙耕農不儆其利二也戎翟事晉四隣莫不震動其利三也君其圖之公說故使魏絳撫諸戎於是乎遂伯五年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来定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　九月丙午盟於

戚會吳且命戍陳也公羊傳吳何以稱人吳鄫人云則不辭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為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　穀梁傳內辭也　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穀梁傳善救陳也　七年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

游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直參和為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宣子朝遂老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國語韓獻子老使公族穆子受事於朝辭曰厲公之亂無忌備公族不能死臣聞之曰無功庸者不敢居高位今無忌知不能匡君使至於難仁不能救勇不能死敢辱君朝以忝韓宗請退也固辭不立悼公聞之曰難雖不能死君而能讓不可不賞也使掌公族大夫

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

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穀梁傳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公羊傳此侵也其言獲何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穀梁傳人微者也侵淺事也而獲公子公子病矣韓非子子

產者子國之子也子產忠於鄭君子國誰怒之曰夫介異於人臣而獨忠於主主賢明能聽汝不明將不汝聽聽與不聽未可必知而汝已離於羣臣離於羣臣則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已也又且危父矣　五月甲辰會於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晉侯也　穀梁傳見魯之失正也公在而大夫會也

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

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

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請從楚騑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

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於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於城下唯君圖之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為

子孫藏旬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為知禮九年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于鄟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于氾令於諸侯曰修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

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于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旣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

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来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

盟而還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次於陰口而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穀梁傳不異言鄭善得鄭也不致恥不能據鄭也

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

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楚莊夫人卒王未能定鄭而歸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十年夏四月戊午會于柤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輦

重如役偪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絶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機出於其閒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旣勤君而興諸侯

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

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晉侯有閒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偪陽妘姓也使周内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師歸孟獻子以秦堇父為右生秦丕茲事仲尼

穀梁傳遂直遂也其曰遂何不以中國從夷狄也會夷狄不致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存中國也中國有善事

則幷馬無善事則異之存之也汲鄭伯逃歸陳侯致柤之會存中國也

左傳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庚午圍宋門于桐門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于晉又得罪于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于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于亡乎諸大夫皆以為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兆于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

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　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況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　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己酉師于牛首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

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于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令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巳亥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旣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

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傳公羊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為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諸侯已取之矣曷為繫之鄭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　穀梁傳其曰鄭虎牢決鄭乎虎牢也　十一年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来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埸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

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　四月諸侯伐鄭巳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

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奬王室或閒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穀梁傳不以後致盟後復伐鄭也 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大宰石㚟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

使人也

穀梁傳行人者挈國之辭也

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堠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

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樂旨君子福禄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禄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

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之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有金石之樂禮也國語十二年公伐鄭軍於蕭魚鄭伯嘉来納女工妾三十人女樂二八歌鐘二肆及寶鎛輅車十五乘公賜魏絳女樂一八歌鐘一肆曰子教寡人龢戎翟而正諸華於今八年七合諸侯寡人無不得志請與子共樂之魏絳辭曰夫龢戎翟臣之幸也八年七合諸侯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焉得之公曰微子寡人無以待戎無以濟河二三子何勞焉子其受之君子曰能志善也　公羊傳此伐鄭也其言會于蕭魚何益鄭與會爾　穀梁傳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辭也十二年　夏晉士魴来聘且拜師　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

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　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
也　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　荀
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
伯游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
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
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
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
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

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
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
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
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
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
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
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

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竝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　鄭良霄大宰石㚟猶在楚石㚟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偪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

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来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荆棘以来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葢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嘷我諸戎除翦其荆

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来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敢離逷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瞢焉賦青蠅而

退宣子辭馬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於是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　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彘裘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

史記悼公問治國於師曠師曠曰唯仁義為本

國語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對曰臨下之樂

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公曰何為德義對曰諸侯之為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乃名叔嚮使傅太子彪 史記悼公卒子平公彪立

左傳十五年 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蟜送葬

楚共王奮志圖霸晉厲公無道鄭服於楚幸而有鄢陵之捷乃恃勝而驕亂自內作此楚人所以輕晉也悼公新立楚納叛人以病宋未幾而又侵之楚之讎

宋以撓晉也諸侯合圍叛臣就執宋乃定焉韓獻子曰成霸安疆必自宋始晉有成謀悼能復彊而楚於是乎始挫哉虛打一會而晉得宋虎牢再役而晉得鄭得宋易得鄭難者宋故屬晉鄭實屬楚也陳近於楚久非晉有雞澤來盟於是陳旣服晉晉亦輒為陳動無何陳侯以國難逃歸邢丘不至晉不復問焉悼公之於陳也其來則守之去則舍之急在宋鄭故緩在陳此晉國君臣之善謀也夫楚人忿於鄢陵之耻

每欲肆其馮陵以圖報晉故狼貪鷙攫日逞兵於陳鄭之郊虎牢城而殺申陳叛而殺壬夫蓄怒強忍詎宜驟當其銳乎鄭起蔡燮子囊来伐國僑識禍亂之萌子駟持兩待之論晉楚之勢既不相下矣悼公不欲交其鋒也卷甲息民守之以靜彼出我還示之以怯以退為進以不戰為勇故五會以著信三駕以著威九合以著和服鄭即止未嘗暴骨原野殘民鋒鏑而霸業成矣或謂悼公之復霸也衛人逐君而弗誅

邾莒侵魯而弗討雖外攘日勤而治夏為踈不知悼公所處之勢艱於文襄遠矣齊秦方梗強楚方盛享國未乆志弗良終奚暇稱兵小弱乎君臣之閒長慮鄰顧彼先急後緩不以黷武為能也和戎睦夏得安内攘外之權通吳制楚得近攻遠交之法會鄬釋陳賢於齊桓之盟貫蕭魚服鄭易於晉文之勝楚天假之年功烈當倍惜年未三十而薨謚之曰悼不亦誠可悼哉

繹史卷六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繹史卷六十五至六十九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蔣寬

校對官中書臣龔褆身

謄録監生臣周文彬

謄録監生臣王宜

繹史卷六十五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宋子罕為政

左傳襄公六年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于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　九年春宋災樂

喜為司城以為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揭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儆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於四墉祀盤庚於西門之外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

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内火是故咮為鶉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邱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公羊傳曷為或言災或言火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然則内何以不言火内不言火者甚之也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災也穀梁傳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

十五年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寳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

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

韓非子宋之鄙人得璞玉而獻之子罕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寶也宜為君子器不宜為細人用子罕曰爾以玉為寶我以不受子玉為寶是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新序故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摶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摶黍矣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與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取彌精其知彌觕其取彌觕子罕之所寶者至矣

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卬卑宋

也　宋皇國父為大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溼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二十九年鄭子展卒子皮卽位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

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禮記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

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檀弓

呂氏春秋士尹池為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牆犫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徑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為鞔者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為鞔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國之求鞔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為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宮卑潦之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荆荆王適興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於荆王曰

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得民仁者能用人荆國攻之其無功而為天下笑乎故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宋在三大萬乘之間子罕之時無所相侵邊境四益相平公元公景公以終其身其唯仁且節與

說苑宋司城子罕之貴子韋也入與共食出與同衾司城子罕亡子韋不從子罕來復召子韋而貴之左右曰

君之善子韋也君亡不從來又復貴之君獨不愧於君之忠臣乎子罕曰吾唯不能用子韋故至於亡今吾之得復也尚是子韋之遺德餘教也吾故貴之且我之亡也吾臣之削迹拔樹以從我者奚益於吾亡哉。子罕之亡未聞

韓詩外傳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之行夫爵祿賞賜舉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寡

人當其美子受其惡寡人自知不為諸侯笑矣國人知殺戮之刑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期年子罕遂去宋君而專其政故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詩曰胡為我作不即我謀。諸書多云然

豈別一司城子罕哉

宋之設官以右師為尊司城居六卿之五而子罕為政豈非以其賢乎管子之秩不參於高國而齊桓用之以霸子罕之位不加於華向而宋國賴之以安故

曰國有賢人社稷之衛也於宋子罕猶信

繹史卷六十五

繹史卷六十六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楚滅庸舒

左傳文公十二年 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為令尹羣舒叛楚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十四年 楚莊王立子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而伐舒蓼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廬戢黎及叔麇誘之遂殺鬬克及公子燮

初鬬克囚于秦秦有殽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

十六年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啟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

往振廩同食次于句澨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窻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儵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分為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宣公八年楚為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

子疆之及滑汭盟吴越而還成公十七年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吴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恃吴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襄公二十四年吴人為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犂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薳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二十五年舒鳩人卒叛楚

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盂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閒七日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傅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　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蒍子之功也以與蒍掩

諸夏之衰也患在不恤小弱而輕棄遠國庸及羣舒與楚接壤皆能糾合與國以牽制於楚舒在楚東庸在楚西穆莊之際咸與楚構怨舒方動則宗巢輔之庸方動則麇濮羣蠻輔之亦荊楚多事之會哉夫舒為偃姓皋陶之苗裔也其類繁多散處江淮之間詩曰荊舒是懲則舒舊黨楚矣庸西方之遠國也武王伐紂誓及庸蜀則庸舊屬周矣庸與中國之絶蓋起於平王東遷之餘舒勢之分蓋始於徐人取舒之後

中國絶則勢孤必伺隙而後動庸乘楚饑申息不啓而中國若弗聞焉此則輕棄遠國之患也勢分則謀不協故輕舉以取敗羣舒叛楚同歸滅亡而中國若弗聞焉此則不恤小弱之患也乃厥貉方會楚執舒子蔿賈決策轉敗為功秦巴通而西國合謀吳越盟而東方效順楚由是方洋中夏尚誰能議其後邪迨及共康之世舒勢益微即當鄢陵新敗之餘舟師無功之日楚猶能一舉而滅舒庸再舉而滅舒鳩自是

舒無遺種焉嗚呼中國不能恤舒而借庇於吳吳人庇舒而亡舒則焉用彼盟主矣

繹史卷六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繹史卷六十七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衛孫甯廢立

列女傳定姜者衛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既娶而死其婦無子定姜歸其婦自送之至于野乃賦詩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不及泣涕如雨送去歸泣而望之又作詩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君子謂定姜為慈姑○坊記注亦以為定姜詩與毛傳異釋文曰此是魯詩

左傳成公七年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　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强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　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以為大子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也不内酌飲

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烏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寘諸戚而甚善晉大夫孔叢子子貢問曰昔孫文子以衛侯哭之不哀知其將為亂不敢舍其重器而行盡寘諸戚而善晉大夫二十人或稱其知何如孔子曰人知其為知也吾未知其為知也子貢曰敢問何謂也子曰食其禄者必死其事孫子知衛君之將不君不念伏死以爭而素規去就尸利攜貳非人臣也臣而有不臣之心明君所不赦幸哉孫子之以此免戮也

襄公七年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

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十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為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

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如鄄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鄄人執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

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軥而還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子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

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為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郲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郲糧歸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辭曰余不說初

矣余狐裘而羔袖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衛侯在郲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雲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　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

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絶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

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

十七年　衛孫蒯田于曹隧

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

十八年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為曹故也

穀梁傳稱行人怨接于上也

十九年

衛石共子卒悼子不哀孔成子曰是謂蹷其本必不有其宗

二十年

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于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

而已不来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二十五年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

衛獻公入于夷儀公羊傳陳儀者何衛之邑也曷為不言入于衛諼君以弒也

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閱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棊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棊

不定則不勝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

二十六年衛獻公使子鮮為復辭敬姒强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于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

曰吾受命于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穿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書曰甯喜弒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

也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絏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

外内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公羊傳此護君以弒也其言復歸何惡剽也曷為惡剽剽之立於是未有說也然則曷為不言剽之立不言剽之立者以惡衛侯也　穀梁傳此不正其日何也殖也立之喜也君之正也日歸見知弒也

禮記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后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靮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弗果班　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

首請於尸曰有臣栁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檀弓

左傳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于晉晉戍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遂從衛師敗之圉雍鉏獲殖綽復愬于晉　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

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

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公羊傳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不以其罪執之也　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

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　鄭伯歸自晉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来煩執事懼不免於戾使夏謝不敏君子曰善事大國　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　二十七年衛甯喜專公患之公

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

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禄亂也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

公羊傳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弟鱄曷為出奔晉為殺甯喜出奔也曷為為殺甯喜出奔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為之我即死女能固納公乎喜曰諾甯殖死喜立為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為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獻公謂公子鱄曰甯氏將納我吾欲與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

之子固為我與之約矣公子鱄辭曰夫負羈縶執鈇鑕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孽之事也若夫約言為信則非臣僕庶孽之所敢與也獻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凡在爾公子鱄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甯喜公子鱄挈其妻子而去之將濟于河攜其妻子而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

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甯喜弒君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嘗為大夫與之涉公事矣甯喜出君弒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惡獻公也專喜之徒也專之為喜之徒何也已雖急納其凡與人之臣謀弒其君是亦弒君者也專其曰弟

何也專有是信者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晉織約邯鄲終身不言衛專之去合乎春秋

新語春秋書衛侯之弟鱄出奔晉書鱄絕骨肉之親棄大夫之位越先人之境附他人之域窮涉寒饑織履而食不明之効也

呂氏春秋郈成子為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鄉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懽今侯渫過而弗辭郈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懽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之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

亂乎倍衛三十里聞寗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逆其妻子隅宅而異之分禄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壁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郈成子之謂乎

左傳二十八年衛人討寗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

昭公七年秋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為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又曰

死喪之威兄弟孔懐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況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絶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説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

穀梁傳鄉曰衛齊惡今曰衛侯惡此何為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来也王父名子也

衛孫氏以武公之裔為國正卿良夫執政其子林父

繼之世祿驕恣定公惡其専也於是懷私邑以出奔旣又挾大國以求復怙惡無君自定公之世而已極矣乃殖也以甯俞之孫賢大夫之後而専國不臣比於林父父子弒逆宗祀忽諸是以君子惜焉夫獻公無道居喪不慼林父聞之寘重器於私邑懷二心是事君奚復能久射鴻小失遂啓釁端巧言之讒輒謀廢立且公之出也戎由孫氏殺公子而敗公徒試問之殖殖固弗與聞也雖名在諸侯之策孫甯同誅若

論首惡端歸林父甯氏於此無乃有悔心乎既已偕
立殤公難以變計瀕死戒子務期掩惡曰若能納君
則吾子也否則鬼不來食矣其辭哀切甯喜聽焉背
剽逆衎再犯大逆從父命而乖臣節然猶曰殤之賊
獻之勲也彼林父何如哉奉殤不終讎獻不忘據邑
叛國終無悛志乃獻公之於甯喜輒以其專殺之晉
克鄭瑕前後一轍而孫氏獨洋洋自得坐享懿氏之
六十奏樂擊鐘無所顧慮澶淵之會獻曾無一言以

祈蒯滅焉子鱄致怨而託木門石惡懼禍而適異國賞罰無章其誰服之雖然孫氏之所以不誅實由晉庇之也昔良夫之執政也事晉惟堅而結於晉之卿大夫尤固鞌之戰則從郤克𡚁廧咎如之伐則從荀庚矣林父之始出奔也以戚屬晉及其歸衛之後晉厲公為會則盟于戚悼公謀鄭則會于戚城虎牢則會于戚通吳則會于戚以孫氏之食采忽為諸侯之孔道無非倚霸國之勢重以震動其君旣而逐獻立

殤晉為之會獻入出奔晉為之主凡晉國之君臣皆孫氏黨也獻公何能問乎晉既不能納獻又聽林父之愬為臣執君是乎公之再失政也故孫甯無君其惡一也林父附晉則親之喜背晉則執之殖喜無君其惡一也殖附晉則縱之喜背晉則殺之晉之於人國也罪其不附已者而已矣

繹史卷六十七